撰述文那

石門文字禪

卷二十六
之三十終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六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題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爲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爲示知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昭默豈妄與

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

題靈源門楠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頹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楠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

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篋誨初見必輒輟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致其純美之韻如水成文出於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惜之予以謂斯人德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祕況工乎愈可寶也然

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爲子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爲佛事如示衆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閑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其年月日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及疑其語贍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子蒼曰眞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偈翰墨游戲學者爭祕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眞精到

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方廣圓首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於人遠矣

題眞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鳩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隣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有死生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有禪林者非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眞叢席之大老人也年月日某觀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

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之蓋有志於爲
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
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畜得
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學者纂其爲書之意書
既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
而視余爲季父也因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
有知見恭謹孝友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
與余游餘二十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
此書當得妙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

施其能傳以伯父事佛照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
習筆楮不擇精麤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
布列擘窠棊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
而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
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要
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傳次之而
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讀之當想見
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寔無有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壅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師宜公誼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誼叟出以爲示其裝寫之精寔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件倡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爲壅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詢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眞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眞崇之道不減巖

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有撰敘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璲珣二衲子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叢上淨三昔而東颺道人將還石門自潙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即挂巾屢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予歎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道其謹楷精嚴渠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世見鍾太傅碑愛其筆法臥其下三昔不忍去率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定爲法坐夏賢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即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爲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即文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

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濕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恕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恕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恕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昔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吾衆中所失笑者宜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棊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伏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其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之眞子也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飾清興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蚍蜉細字欲鬬斑病眼臨窓看亦難八十一人閑鼻孔邪盧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有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想中十法界種

子皆具隨其所稟發而起譬之田有稻種藉時雨以芽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也今端屏絕諸緣日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則亦稟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異矣然能窮究其所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恩者寸視端精緊板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妙耳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乘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乘師稟柏長者力弘佛乘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於天下非教乘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乘自居稟柏止以教乘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者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爲榮高凡磐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倫牛履狶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寸

未嘗不中夜而起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已是而去取諸方賤目覩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譏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疑道人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既不可人求之而啞羊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自山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鯊嗚呼魚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自棄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南臺其

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來矣初太遭橫逆坐圜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訓酢之而休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宣和四年正月也既受具陪衆遂寫此傳除夕捧以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於無思如函之在頂蓁蓁逗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寔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敘其悟道之緣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予佳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齡而爲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偏叢林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爲示既有媿於九祖欲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爲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聞見少年多爲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此也

首論動以億萬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庵平時親愛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頹然相向俱老矣而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

題弼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弗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抉磨不去時時作未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弼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戒昔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勿犯吾儻見犯即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弗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已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好學雖鄙語如弗者亦收之世有加弗數十等之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合之者衆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庵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閑情賦足以見其眞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豈子美昭明亦眞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巽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紬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巽中聞此語當以予爲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爲綺美不忘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旁舍有道人

隆公雅好予昔所病者時時過予終日而未嘗倦問予昔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辦事於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嶮爲何等物在叢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日涉園夫李商老每於人物特慎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歎玉渥洼種者佳湛堂之有子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澥東以病不果甚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間耳涌師俄收之而去見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胷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卽
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人藏
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
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照乘千
里以書誇於亍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
索靖碑因留不去竟寢其下三昔文字畫刻是中安
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亍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
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趙
昌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胷次有此風葉蕭
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亍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盡樹石而不盡
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麓中唯墨梅
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亍家於湘西開門則漁

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笥書此以
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殆
筆端能生煙雲非胷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
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
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爲貴初無定情
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
見而盡畜之宜矣

又宣上人所畜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餘
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宣師開軒瀟湘江山不呼
而登几案閑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乃袖而
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蓄

好在華光眞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中
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師所
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生無所

嗜山水少年游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笥也奈何爲兒戲畜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憺恍大言蓋其天性然爲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諠譁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如此力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超如迦陵鳥方雛聲已壓衆鳥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今將以衣鉢授嶺南撩予惜黃梅破頭老人不及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往

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上至石龜觀謝三者紿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既童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烏龜良無恙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亡友胡汝霖民望生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在使人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減石烏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酹一樽則擊罄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侶戢戢而眞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且衰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聖

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登覽其上望攬筆峯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望杖屨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芙蓉峯累石於玉澗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砰硐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清修院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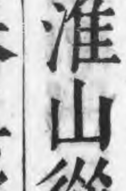
昔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隣相歡如仆密宣和四年冬居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余將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爲留兩昔言意俱盡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箴余今日之病曉陰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中秋後二日

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衮蔡子因吳子野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既至屋老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亡人家未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士大夫太息以爲勤不知希先蓋遊戲也余自長沙來館余四昔時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攙姦推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携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之風月未至乾沒也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眞身存者無慮

八十餘處黃於蘄爲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菟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雨暘於其下其應如懸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爲觀音院鳴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寺毀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跡其事於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峯來朝茲地也其興乎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六

（金壇居士于樹勳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校對）
（徐普書端癖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七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跋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瑨訴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聞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易如此然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銷印遲速一

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破亡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以萬數奴婢共議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日其氣

食牛駃騠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異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眞奴婢豈寔能功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徵事也何足書乎先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戲劇之文而達道校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舒王曰司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達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蓋通德娓娓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校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畜墨數百卷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褒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既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矣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乃出之棄又資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取友護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宜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借能過之安能已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

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黜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陽之敗由琯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校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琯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壯非忠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言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眞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

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

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蠟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鑪鞴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眞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劒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畋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酌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其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

目中矣

跋東坡與荊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荊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悅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畫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彈鵄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

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眞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緘啓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寸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棼棼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絶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後世以字畫稱寸嘗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絶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秘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來示寸寸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與草茉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

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門爲言豈非念
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誼叟久從之游
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千年之
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峯舌覆大千更無剩法
昔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冷笑
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龍
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有賞
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
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
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
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德永
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亏棲暹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關捷問之莫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宜其倚花叫飲高追晉宋風流之游方其窮約乃知跏趺而食又作觀法非直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自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寔皆在予
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
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
林間往往見其筆扎此帖簡前嘗見之宣和二年
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不忍置魯女
有遺荊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荊爲釵易辦女乃
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
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荊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
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有過
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其情如
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
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酬池詩

予紹聖初留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此
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
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然已超
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
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所識不襪公
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

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糠粃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麈尾山谷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荊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異也政當送與龍安照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閑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發爲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窠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慈寔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即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胷次勃土可掃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蘇黃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攙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霽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照曜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城照乘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

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斲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弓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郎媳子敬耶邵陽儉上人雨歇攜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一笑弓將發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覽範題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

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
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
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
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
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之明
年四月人還云翁方發書日下世
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生一戲耳
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公臨大節不
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贍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
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
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斥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
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
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
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
鉢苦硬有膽氣而能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
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寓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荅仰山眞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徉狂垢汙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礬墨梅乃爾暴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凜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淨自活畢世眞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求於今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眞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爲之庠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爲已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裏西洲落照中未暇寫此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者也順老予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漓然流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而忠之至則呼泉亦涸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棗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不沒讀之

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胷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雜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矛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近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照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

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昔
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
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
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翁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
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
此語亦不受遂化李翁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
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
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
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眞隱詩

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
可上人語迅快如漱鑿夜泉響掃窓春霧空不類菜
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巽中傳曰觀其
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巽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攪
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頹然晝睡南州

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蒐頓塵追風
趁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寄故人而寄亦嘗落魄憐
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昔曾魯公問寄曰蘇養直聞
魯公駭寄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
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
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
也陳瑩中閱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過大鼓
是中那容嗇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
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惜其
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
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
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寄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
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
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寄幸蒙恩北還
而無逸乃棄寄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
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甯生者二十餘以

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
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
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懌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
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鄰寧木工之
不若嗟乎惜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讋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
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
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
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照公倚公之風遂托名不朽
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首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
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
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子因此帖可謂豐妍
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羈勒之韻宜從古人富貴鞚勒之韻宜從古人
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瞻上人出以爲示便
覺神明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杳靄之間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
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子因

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子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滉蕩如顧虎頭對劉現展其畫像也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首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亦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催租文引恚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脩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照公向上一路後照未見訓語予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其如行雲流水之閑暇也予臥疴逾月偶閱之覺疴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無窮家法也

跋公袁帖

見鵝鬬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胷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袁行草既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娓娓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已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予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厨丁聿來告米竭余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君子忘

其厨丁厨丁求與決予曰當以三筏用事正不必逼人也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之盡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予觀此圖非特入法凡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每以谷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塢爲畫筒則全美必以此圖爲作

跋周廷秀訓唱詩

宣和二月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畫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訓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峯爭

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英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踈絕之意於凝遠不言之中非能模寫太平藻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漵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共施貲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七卷　海塩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進賢萬鎌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八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疏

請悟老住惠林

瑞光表裏渾圓珠遺影迹淨慈縱橫無礙玉立精嚴兩翁皆化行京華一旦遂道徧天下每追惟其高韻邈難繼其後塵欲扶雲門已墜綱宗誰決先師未了公案恭惟某人淨慈眞子瑞光嫡孫言行信於叢林聲價重於吳越無生之句善嬰兒哆啰法門獨脫之

機入師子奮迅三昧願膺宸睿旨來振祖風施大士法
喜之珍洗小根禪誦之垢幸回法馭成就勝緣

又諸禪疏

常光現前廓周沙界大智成就不隔纖毫自然蟬蛻
根塵之間安用龜藏語默之外當有達識共賞此音
伏惟某人正眼甚明道根久固綽有遠韻妥自妙齡
雲行鳥飛川流嶽峙觀其措置實宗門之爪牙見其
施張蓋法窟之頭角以身狥道當無繫於去留爲法
求人豈有拘於喧寂所期甚大幸毋固辭

請杲老住天寧

雲門之句裏呈機粲玲瓏之餅芥洞山之正中妙叶
走圓轉之盤珠持臨濟之門風行黃檗之照用奪人
境於棒下分賓主於喝中三宗盛集於帝京諸老大
揚於佛事伏惟某人道韻拔俗英姿逸羣披沙得金
剖石逢玉識黃龍窟中頭角振青鸞溪上風雷十年
之幽蘭林香一旦之穎錐囊露主張法席厭飫名山
每欲晦藏輒自昭著其自治雖無求於世然寓世當
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今者覺天梵侶上國
寶坊佇法馭以重臨期宗風而大振遙知起定因緣
助發慈心想見肯來龍象擁隨高步

山門疏

嵩山宏別傳之宗終依帝里天台修遠舉之行尚遊人間觀其迹若未棄世緣論其心則深尊法道蓋至人度生初不泥其出處菩薩護念亦將泯其靜喧仰稱飽參冰霜居懷嚴泠照物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其閱世也如風行空去來無礙則循緣也如月印水成破因時昔懷雲泉終老之歸偶爾西去今念王臣外護之意翻然北來期擊電機鋒重施使正法眼藏不滅

請靈源外座

香象本狂依寶坊而馴伏怒虎方鬬遇禪者之解紛顧惟齒髮之所慙曾彼性靈之不若聞斯妙義皈命慈嚴恭惟其人如月在天非猒汙而匿照如雷振物豈擇地而發聲開傳法馭之肯來故已輿情之喜愜雲山在目何妨掉臂即行龍象擁隨正好逢場作戲副我有求之懇願開無礙之門

請一老外座

眞誠所置聖果證於履聲正信之深空義現於猊座況隣清淨之境親瞻知識之儀恭惟其人華藏親孫

佛印嫡子晨鐘暮鼓揮雙劒之鋒鎚水鳥樹林露臥龍之頭角法不孤起此爲時節之因緣大衆必臨願聽緒余之謦欬

請山老住雲巖

敷演佛乘資延睿算僉求達識成就勝緣振列聖已墜之綱宗行初祖不傳之正令眞非掩僞宪徇道俗之言公則生明特用叢林之議伏惟其人隨機說法籍教悟宗名爲東林橫枝其實泝潭正脉少時橫行海上老來古寺城隈惟以薪而續牀分栽田而博飯然雖雲巖勝刹實曰江國上游宗旨之淵源緇衲之都會鳳山歸去瓶盂是處爲家猊座重登竿木逢場作戲請提雅曲大衆欣聞

請藥石榜

耆年日已凋喪叢林今遂寂寥王官玉石俱焚學者涇渭不辨謂之受道其實走名賴老成之典刑爲後昆之軌範恭以新命其人滴水滴凍知果知因唯顯晦水到渠成使魔外風行草偃一段勝事千目同觀龍蟄沙頭最初解開布袋鳳凰山下末後把定牢關道不虛行法固如是特致谿蘋之具以表山門之儀欣然肯來豈勝幸甚

請崇寧茶榜

出則爲人興化是何心行不如諸佛曹山空熱肺腸雖然二老英雄未免一場敗闕欲圓道眼別有妙門恭惟某人本色鉗鎚逸羣聲價現成活計更不覆藏肅道者白牯牛兒騎來露地南禪頭赤班蛇子拈出驚人大光西祖之機上祝南山之壽清風江上孤舟不涉程途明月洲頭一句却分賓主寶坊在邇香飯具陳將開選佛之場願受最初之供現前法侶同賜證明

請逍遙宜老茶榜

寶几珍御特興同體之大悲白牯狸奴更入徧行之三昧要當語絕滲漏不令機昧始終如百花醴味絕中邊如三點伊勢分賓主惟靈源洞明此旨坐昭默獨提正宗雅聞宜公禪師久親此老法席長眉尊者爭傳親見佛來大耳沙彌自謂久辭祖矣浮塵滅盡化愛憎爲平等之光大用現前投同異入寂滅之海一言相契千里同風敢違十方蘭若之規敬薦一會伊蒲之饌衆所欽仰儼然肯臨幸甚

請準和尚住黃龍

磨甎庵畔言回智照之光選佛堂前喝下證心之第

是續諸佛之壽命爲大法荷擔之叢林興自江西家世獨聞天下老南設三關之問勃然中興開西藏一點之機宛然深遠恭惟其人關西眞子老南的孫貶剝諸方踈通正脉自石門而遷幕阜如別業而歸故園不離先祖道場旃檀林無別樹復唱舊時雅曲優鉢華已重開便請拈提不辭勞辭讓

請湘公住神鼎

道不可傳則釋迦不當饒舌法如可說則維摩豈得無言賴離微不犯之鋒機決祖宗未了底公案要須圓融之士密開方便之門恭惟其人少小偶家潙山寅緣親承空印譬如懶融道者坐致雙峯祖師熏烝見聞霜露成熟蘊醉顯舉足之辯有白雲越闔之機領神鼎之名山適叢林中興之日行雪竇之正令酬王臣外護之恩

請寶覺臻公住天寧

佛之法道世所追崇雖外護付諸王臣然荷負必須龍象咨之於衆愛憎或出於人情公則生明眞僞難逃於智鑒來膺妙選果得耆年伏惟寶覺大士臻公以禪寂爲家鄉以翰墨爲遊戲閒房古寺甘畢生於折脚鐺中各夢同牀曾失笑於破頭山下而判府待

制妙於龐老識丹霞初不出門應歎仲尼知伯雪猶
資擊目今日重新法席一時共贊天寧演暢宗乘聚
三湘之雲衲祝延睿筭同萬國之山呼

請殊公住雲峯

有志於立事而事之竟成無心於求名而名之不捨
似水滴石積之以日而石自穿如麝麽香覆之以缶
而香愈著非形勢之激爾蓋物理之固然恭惟某人
東林廣惠之曾孫南嶽慈覺之嫡子撝謙榮利嘉遁
叢林王臣悅聞授以傳衣之職道俗勤請願聞飛錫
之來龍象畢臨山川改觀昔時把定俗子淩我白氈
巾今日放行眞珠撒出紫羅帳

請道林雲老住龍王諸山

諸方叢社盛莫甚於湘中五派家風傳莫密於洞上
號稱法窟指曰道林蓋旃檀林鬱密不與荊棘並生
則眞虎行藏豈容彪兕住恭惟某人枯木嫡子芙
蓉長孫應緣東吳知名南楚金篦刮膜廓開空劫光
明寶鑑當臺頓見今時影蹟似暗中之五色如句裏
之三玄願布龍王之大身徧施法雨要知曹源之一
滴不離覺場

雲老送南華茶梅

一衲生涯而名聞天子萬夫阡陌而位繼祖師是必於曹溪有大因緣不然乘般若昔所願力時節既至毫髮弗差豈特增宗門之光抑亦爲法乳之慶未忘世禮少展輿情恭惟某人恩踰父母故言所不能形容道絕功勳故意所不能測度雲無限礙寧分嶺外湘中月有照臨豈擇曲江楚水暫駐隨軒之法侶願陳薦鉢之溪蘋想蒙哀憐特有肯諾

請東明疏

雲門之宗風普中興於雪竇而雪竇之法派今特盛於臨平聲名振於諸方道德冠於列祖登其法席夫豈庸流恭惟某人久遊臨平之門飫聞雲門之曲薄遊南楚混迹東明鉢具笑移大類雲居之簡使符自至未慙瀉水之詮朱紫堵觀道俗雲集升堂作象王回旋則是眞顧鑒酬機如師子返擲則不涉離微願赴王臣外護之勤爲揚針水不傳之妙

請方廣珂老住石霜

諸相本空眞緣相現有言雖幻法自言傳剎那間而徧十方彈指頃而說千偈妙解所寄印證其誰恭惟某人頓悟上乘久臨清衆如月在水而不染似雲出岫而無心車轍峯前復起靈源之浪霜華澗畔重開

枯木之華迺知龍象之擁隨定看山川之改觀幸捐
謙柄無事巽牀

請眞戒住開福

湖南報慈寺天下選佛場萬指扉顱千楹寶構宜得
知見絕倫之士重提佛祖已墜之綱竊聞眞戒禪師
徧領名山久臨淸衆受敵八面蓋文關西之家風貶
剝諸方有英邵武之膽氣袖丹霞劈佛之手藏黃檗
陷虎之機流出自己無窮胷襟來決先師未了公案
瑠璃餅含寶月紫羅帳撒眞珠大振南宗續千燈於
將燼同瞻北闕祝萬壽之無疆

請雲蓋奠老茶榜

禪門分江西南嶽之五派後世盛雲門臨濟之兩家
至於流末之餘馴成戲論之詬師承大壞法道寖微
妄庸假我以偷安名實因茲而愈濫坐令洞上之宗
風來振湘中之法席果逢神穎爲整頹綱恭惟其人
芙蓉嫡孫枯木眞子踈通莅衆故遇緣則應折節荷
法故律身甚嚴名譽排縉紳齒牙威儀爲道俗指目
諠譁沙步爭傳孤錫之重來狼藉封雲正賴淸風之
一掃敢薦蘋藻之饌用慶叢林之儀未離旃檀之林
一句百味具足行據狻猊之座三玄五位縱橫

又藥石栲

坐致王臣之勸請蔚爲緇白之榮觀脫煩籠如蟬蛻塵埃遂深隱如豹藏煙霧敢慶常規之苛禮特陳過午之伊蒲恭惟其人滿腹精神實頭聲價不住城隍聚落久藏禪板蒲團要成保社叢林敢負火刀直裰以雲作蓋故我宗得妙以海爲印故按指發光挾路通途則一日兩兼名剎囘機轉位則四年三易道場重重錦縫解合枯木開花片片赤心果見泥牛入海特迓威重普共證明

又疏

觀名實無當而萬法本閑何必不物於物如天地不言而四時自運是謂無功之功所以有言忌犯當頭自然臨機不留朕迹其妙見於此耳孰能神而明之恭惟其人徧領名藍久臨清衆芬芝蘭之聲譽皎冰雪之行藏衣褐謝聚落之氛談笑有山林之韻一音普證萬指齊瞻海印成章檄祖令於教外寶雲作蓋施法雨於人間

嶽麓爲潙山茶栲

全提祖令則無法無親略在世禮則有恩有義故證眞必依於俗諦如解空弗離於色塵故造雨花顯敘

法乳自裂衣冠以參道剃除鬚髮而爲僧其長養成就之私乃提撕藻飾之意至於曲折皆出愛忘俯顧其微敢稱傳法之嗣仰惟至鑒又貞親教之師伏惟堂頭大和尚道契天衣法傳智海廓沙界之量故能山收海藏示醫王之心亦奄牛洩馬渤龜附驥而氣吞千里鈴繫爲而聲登九霄是之固然人則幸矣躬至針水之地特陳蘋藻之羞螻蟻微誠知慈嚴之易感叢林苛禮愧恩大以難酬重煩四海之勝流共慶一時之佳集

請圓悟住雲居

地號雲居非石梁隔分凡境世傳天上有山神常護法幢須求魁壘之耆年來轄英靈之衲子恭惟某人具豎亞頂門之眼行全提祖令之權舌覆大千入語言之三昧身分刹海爲遊戲之神通豈暇奪人境於笑中何止分賓主於句內願垂巧便俯徇時機大震海潮之音用祝後天之筭

請璞老住東禪

寺近雙峯地連七澤觀今法席號古叢林師門挺多開已見之戶牖學者益衆橫臆斷之干戈紛然江淮遂成阡陌賴有人中師子來爲病者醫王伏惟某人

父事僧龍孫承祖印重建東山法道特弘西祖宗風
電馳三要之機霧合六和之衆慈雲先布增覺苑之
光華法雨將傾發道苗之種性

請璞老開堂

曹溪宗於天下而黃梅爲得法之源達磨祖於神州
而東禪蓋付衣之地歷觀先世勃興皆道大德全俯
視今時嗣續多名存實廢思得逸羣耆宿追還古格
叢林果有老成來膺妙選伏惟其人行業無玷聲稱
有聞爲佛印祖印之兒孫共東山西山之雲月旃檀
林豈生杞彫虎穴不容虔玉聚縉紳雲屯緇衲佇一
音之雷震特揚古佛之風同萬國之山呼仰祝後天
之算

浴佛二首

巳屆三時之月方議制僧納惟四海之心皆欣浴佛
顧茲堪忍之世復現優曇之花幸瞻貫日之光榮受
九龍之雨百神讚歎萬衆歡呼異世今時祈勝緣之
無盡人間天上願此會之常逢

世尊成道先浴香水天王跪歎首獻乳糜仰前哲之
遺塵修後來之故事

祈雨

秋夏之交豐凶其辨稻秔植而未粒天日融而益烝
乞命眞乘肅祈景貺惟覆載之父母將呼吸其風雲
願興無礙之慈副此有求之懇

謝雨

天道難知妄瀆凶豐之請聖慈易感下昭螻蟻之誠
天澤不貲輿情甚慶唯確然在上者實民父母止恐
感而遂通故如世著龜果從其願心知其幸詞不
淹旬積雨方深傷稼之憂歸命至人願遂有秋之樂

祈晴

仰蒙慈惠鑒此悃誠收廓野之層雲照麗天之杲日
生民飽煖仰瞻天地之仁詔事簡稀實賴慈悲之力

抄華嚴經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河沙光明身雲聚而爲秘密之
傳之於震旦之土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其安得
見聞而棄柏示其悲增以翰墨而爲佛事造爲大論
光贊佛乘方今紙墨之費不及百千而道路之遠纔
登五驛集百安之道種共開喜慧之福田當施積而
能散之心成就卓然不朽之事儻蒙垂允幸注芳銜
化藏

五天祕軸三藏微言結集本藏於龍宮流傳幸出於
人世唯夐峯之福地蜷萬礎之寶坊獨經藏之弗修
如面目之有疾議將重建倚辦衆檀願歡喜以聽從
庶莊嚴之成就菩提園内共輸一雨春回香積臺前
果見十分月滿

抄藏經

無漏智所演之妙語實世福田有作心所發之志誠
乃人道種來之則善道已爲時雨霑之則勝緣盖其
良農致爵祿壽考之有年使子孫慶流之無極視其
因果粲如日星儻三世如來爲不欺乃一切衆生爲
有賴幸蒙垂允點筆疾書

重修雲庵塔

蛙朝遷而莫還弗忘其本烏羽成而反哺盖知其恩
何舍齒戴髮之可觀曾哺烏田蛙之不若唯雲庵之
居廡基布名山而卵塔之已頹陵夷蒼野室有朽貫
廩有陳紅聞之而弗完已喧餘論欲就而中輟要亦
非人

重修舍利塔

佛書曰應靈牙舍利寶塔所在之地即是衆生植福
之田每觀前人之措爲莫不皆有深意特建塔於五

達之衢宥臨萬兎豈非欲爲此邦植福之地乎而歲
久頹毀鳥巢其頂傳曰野鳥入屋主人當去言其居
衰寂也今乃巢於闕闚之間豈興盛之兆耶而邦人
見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恬不以爲意甚可羞嘆
時和歲豐力至施易欲募衆檀重增修之非唯佛事
莊嚴之精勤亦爲遠人入郭之雅觀垂天之雲起於
膚寸千人之帳成就衆毛唯茲勝事豈曰不然

天寧修造

湖湘巨鎮望最重於清瀟禪律精藍名特推於萬壽
作重興之意不淺緣改粯之功未完欲駕兎之一新
擬蜂房之盡撤非棟梁無以資乎大壯非丹雘無以
麗乎重明則臣僚祝頌之誠叶衆庶歸投之地矧茲
勝利須假多仁希趣善者聞風而翕然冀樂施者揮
金而不斁

天寧節功德右語

寶運儲祥驚星樞之夕遶慶雲布瑞睹日轂之朝升
仰依有感之慈上祝無疆之壽伏願陛下睿齊舜禹
德比堯湯履金輪之福以御天護玉眞之道以應世
奏和氣爲太平之曲登斯民於大有之年率土同誠
幸遇千齡之嘉會瞻天拭目鼓舞願同萬國之稱觴

化三門

唯淮山萃僧之海實祖師選佛之場必由大總持門方踐普光明殿門屋今遂老矣過者疑將壓焉敢罄折干于淨檀祈鼎新爲之營建飛簷走棟行看掩映於雲煙間碧塗金想見照臨於巖壑

長沙毳街

持地聖師以身負土雪山童子布髮掩泥蓋世界平則心地平佛土淨則身土淨豈惟典刑之具在是亦因果之歷然窮見長沙之通衢正當聚落之要處街毳久已頹壞車馬艱於往來願與掩泥負土之勤庶致土淨心平之効然聞洪範八政而以殖貨爲先般若三檀而以資生爲首豈非財者人所甚愛施者行所甚難苟能易其所難則當施所甚愛妙莊嚴路請同放步而登大總持門要當彈指而入

爲雙林化六齋

寺憑幽谷門對雙峯日陳一味之禪歲仗千家之供金軀灌沐始興離垢之方軟草精持次結護生之禁主事枉拋油醬寒山舉拂以生瞋匿王自恣修營慶喜持盂而啓教象骨輥毬之暇火焰上轉大法輪虎豹種藕之餘橘盤中深談實相六時嘉會百福具崇

幸開樂施之心仰贊文明之化

化冬齋果子

古格叢林新開講席偶屆書雲之節特干指廩之豪營辦勝緣精嚴法供懶納北禪之皮角且戢玄機聊續東林之橘盤未忘世禮

化供八首

人有潔齋一日則可以祀上帝況終身潔齋者乎施惠於蛇虺尚致銜珠之報況賢於蛇虺者乎石門精舍始以單丁住持盛至于傳器極矣乃者勝侶遽集至十九輩殆於遠公之社盡皆所謂潔齋者也有能施而供之者乎恐不翅銜珠之報也

首楞嚴經曰昔有衆生施佛七錢轉身獲轉輪王位嗚呼博施之利其利溥哉審如佛言則施者取福如執左券以取寓物多得之非受者之喜少與之受者田其所增損也唯不於佛語生清淨信而以富貴驕人則是待遊說鋤鑊者事非所宜施於雲山高人也施以求福如種須刈雖不可必未能無意凡貴與賤與夫愚智皆能知之無所用說但幸有緣見聞生喜出其誠心則名淨施如其不然詬罵怒恚推擠閉關無所不至設或與之出不得已則施與受皆無福利

誠開金石德感天地豈有高明以恡自蔽耶
竊聞人莫不有忠孝之心而士君子獨能善用此心故願祝吾君之壽及營其親福祉者皆依佛僧眞世之福田也湘中爲僧之都會南臺又其要處耒陽禮義之鄉士君子甚衆遠投之必有欣然而施者也解劵和不諍清淨自活以三界爲寄寓以一鉢爲生涯故世尊曰以飲食臥具園林樓觀施之者獲福無量僧盖爲福田所從來舊矣今人欲植福而棄僧如種稻而棄田也

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兎理有固然非特古語今日若施一錢他生莊嚴自具譬如寓物於人而執左券索取綫溜達石衆毛成毬豈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積以多福爲難致而不求哉

南臺鉢飯是生涯近取邵陵檀施家不覺香積路迢遠更過四十二恒沙

化油炭二首

石霜枯木寒灰都忘世禮藥山草衣橡食略露家風
南北隨緣任運尚求冬煖夏涼今歲鬱密堂深猶少紅火有忠道者潛來獻誠要令坐對紅金實藉

十方檀信醉餘一擲之戲化爲海衆冬溫它日果證
菩提頓超暖忍頂地
當寺依山林有原隰以累年律居皆斫伐荒廢以是
逐年油炭尚須千人今歲尤不熟麻油價騰湧樵薪
已竭而寒凝日增雖欲安坐其可得乎約用三十千
便成光明便化温煖

長生疏

九峯院名崇福百年供號長生適丁新年特爲吉兆
果施桑門之惠如除氈上之毛然衆毛乃能成毬一
夫不可勝敵敢于衆力同成大緣

化供三首

當寺依湘上瀕楚水基於隋朝盛於唐季有道俊禪
師者雲門之高弟聚徒於其間語句揩於叢林號爲
水西南臺皇祐間廢爲律然古格尚存薦經儉歲住
持者棄去山林厄於斤斧屋宇化爲草棘至以田丁
膺門今年春州郡易以禪者領之於是明白老自鹿
苑移居此而衲子追逐至遂成叢席然懼其有增
而無損故分化於四方嗚呼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
固爾然以至易犯至難人情所疑苟非已身所私則
鬼神且陰相之況賢者乎

信心一念諸佛皆知辦供一夫諸天降福此天下必
然之理故至誠確意飯投願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
遠劫無窮之利
明白庵在何許舊日水西南臺粥飯雖未飽足大言
要接方來水盈科而必進箭在弦無返回不愁天厨
香積但願施者心開

德士復僧求化二首

寺雖律名堂廻衲子續香燈於永夕紛禪誦以成羣
坐使古風行於今日一昨教門小有更變加以冠巾
竭來聖恩大爲發揚再除鬚髮懽聲震於夷夏喜氣
動於龍天著舊僧衣雖限一歲換新度牒必輸五千
而家在異鄉客於賢里清淨自活望之如登天之難
檀信可千成之若反掌之易必有深憐之者願施不
報之恩
去年春朝廷以鉢食膜拜爲西國之儀乃詔僧尼令
慶夷夏增懽仰惟聖主之心寔通天下之志然每一
名之度牒必輸五緡於有司如須必濟之舟如望及
時之雨顧惟齒髮之外凡皆檀信可成敢領衆一登
高門願因時以成勝事所施雖少其利甚豐

求度牒僧永五首

竊念生於七閩長游三楚以檀施爲依仗以佛法爲家鄉十載事師共憫忠勤之効一心荷衆咸稱勞苦之先念國恩澤之未洽僧寶數之難墮萬里之行起於初步千人之帳藉於衆毛願成出塵之姿將赴選佛之舉既蒙開意而諾矣幸爲點筆而疾書

蓋聞相如以貲爲郎釋之輸粟入仕冠於終古赫爲名鄉欲我緇永結髮佛教既買僧不許選佛則用財不得守官念其生於東甌長於南楚倚妙典求登三聚值聖王誓罷三年終營道儀依倣俗慮仰冀仁惠成就夙心三塗升濟終賴佛慈六度莊嚴先依檀信仁人難值如盲龜之木欣然易感如磁石之鍼獲披廣大福田之衣而入清淨和合之衆酒酣樂極棄一擲呼盧之資願遂志酬成三寶出塵之相報恩有在唯佛證知

出家報四重之恩爲一大事剃髮墮三寶之數豈是小緣須干祇樹之檀披此福田之服千里之水本發於濫觴六合之雲實起於虗寸恩遺有四而檀信居其一福慧有二而富貴居其先但其生於寒鄉客於華里欲遂選僧之志敢忘擇富

之求成就勝緣恩非同日經營妙善道不虛行
三界火宅衆苦業城既無了期實堪驚歎返復以念
無可依投親舊欲與謀婚心志乃願棄俗年將遲莫
事恐滯留敢投淨信之檀圓滿六和之相成佛作祖
始自今朝異世他生終期報德誓將焚誦之志用酬
提挈之恩

雲蓋智和尚設粥

今晨香粥普告大衆圓明體上離見離情安立諦中
有恩有義智和尚三月七日現全身於雲蓋甘露滅
五月三日提綱要於石門佛法現前恩義俱報

又几大祥看經

姪苾匆其伏遇亡叔協律大祥之晨預誦金文宣持
祕號所集殊因並申資薦往生淨國者謹具功德疏
于後右伏以恩愛別離同謂之苦死生壽夭已定於
緣欲洗濯其苦因必依投於僧佛其人伏念俱緣利
國致禍及身豈意一朝遂成千古脫瘴鄉其偶爾登
堂室之閒然諦想音容疑遠遊之未返難居歲月俄
大祥之已臨寡嬸弱孤持骨函而若絕偏親幼弟拜
奠酌而長號皇天唯寻善人此理殆成虛語疾方增
熾哭不成聲仰仗眞乘用資冥福伏念亡叔協律依

如來無畏慈力生菩薩有緣悲心摧落業障之山倍增功德之海一念透脫六根頓明已在人間聰明更益其念尚留惡道慧明即觸其身決結龍華之後期同副靈山之夙願

酬經願

近緣脫身海島犯難來歸所經歷州縣僅三十城出入瘴鄉餘四千里無秋毫之恐有太山之安皆神之休成已之幸唯所許願敢昧初心已延佛僧預開經法以八月之朔對三寶之前敘事之因設齋以懺恭惟十身滿覺萬德貞慈俯賜哀憐爲之作證

薦經

三藏祕詮一乘妙義眞寫法界之圖牒絕苦海之舟航特延清淨之苾芻羣誦旁行之貝葉庶憑此利上迨我先伏願妙具信心深依法力超登覺苑導從願王獲聞迦陵頻伽之音親瞻閻浮檀金之相脫有爲之塵垢證無量之聖身

生辰四首

大行所熏如春與物等慈無礙似谷應聲虔當誕慶之辰特集延祥之福誦持法藏增益壽祺伏願追迹喬松比功埜稷和氣作生民溫煖朴忠爲社稷垣牆

永護佛僧不忘願力
瑞應草之迎春方開八葉優曇華之出水果秀一枝
仰祝壽祺用延福祉伏願與民溫飽爲國著龜天上
風霜難老娑婆之桂人間歲月敢移道德之容永護
佛乘早調相鼎
令節屆辰過中元之七日美名瑞世鍾爽氣於三秋
仰祝壽祺實依法力伏願吉祥叶相戩穀茂滋輔明
主陞太平之基與生民作溫飽之具自計臺而進拜
追還大范之遺風由館職以超遷恢復小蘇之故事
八葉瑞莫冠三春之淑景一枝優鉢間千載之榮期
歸命佛乘上延台筭伏願勤勞王室護衛法門詔自
三湘即受金甌之拜便登二府果膺玉板之榮瞻儼
風道骨以祝壽祺比太山黃河而增福祉

追薦四首

精誠之極必感眞慈冥福所資實依法力唯賢明之
秉志享福壽而有終然夜壑山舟寧沒終天之痛而
風枝淚眼難忘罔極之思願乘淨供之因超薦往生
之路
大慈至悲寔作生靈之祐他心慧眼必昭螻蟻之誠
仰賴眞乘用資冥福伏願一靈不昧六用潛通瞻眉

際白玉明毫禮天中紫金光聚諸天證樂異趣頓超
歲月易流永抱終天之痛音容如在難忘罔極之悲
歸命眞乘式修冥福伏願頓脫三塗之苦長辭五障
之軀清淨諸根瞻萬德紫金光聚熏柔衆善拜十身
白玉明毫聞妙法以洗妄緣悟無生而登彼岸
舟移夜壑驚諱日之俯臨輝蜺塵埃睇道山之已遠
欲資冥福實賴眞乘伏願熏菩薩知見之香依如來
功德之力滌除千障清淨六根親瞻白玉之明毫敬
禮紫金之光聚餘緣未盡他生願會龍華惑習既空
應念頓超覺路

次平赴省試設水陸 代

清淨寶王永作人天之護圓明慧眼必昭螻蟻之誠
其比下侍親望希薦舉果諧素志已叶庸情稽首眞
慈虔誠歸命更願學增通力筆助神奇庶榮白首之
雙親必取青衫之一第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八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共施貲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八卷　海鹽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建陽鄒大成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録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書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書

某啓誦相公佳句願見二十年矣每念威德崇重辯才無礙未易剚對顧省鈍根無異能解非所堪任以是久不敢行詣耳不謂比來照禪師書中過辱緒言見及如佩黃金良藥之賜閣下昔與雲庵鬼率神交道契爲内外護雖當時從游之人如某者亦蒙記録

愛人而及屋烏謂徒虛語今始信然又蒙辱以崇寧見召尚未識門屏而據授以師位衲子驚怪莫不改觀實以鄙陋恐臨事失職有累閣下知言耳故不敢輒受謹課成拙頌六首繕寫呈上聊供閣下千里法喜之游千冒鈞重不勝愧悚

答張天覺退傳慶書

其啓其青山白雲之人其蹤跡不願上王公貴人之齒牙縱浪大化飽飯足矣不虞閣下過顧千里惠書以崇寧見要挽至人天之上使授佛之職責以重振西祖已墜之風其以閣下所責甚重其之材力甚薄不敢輒冒寵命作偈辭免意閣下必憐其誠從其所欲棄置之久矣而禮意益勤三返其使欲一相見而已其翻然改曰無盡居士道大德博名聲徧華夏獨立四顧爲我家門墻又先雲庵之執今區區於一愚比丘其可終不往也故間關而來閣下一見過有稱賞嘗謂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撥置形骸傾瀉意氣奇章

代雲蓋賀北禪方老書

清淨燕居雖聖師之明誨流通法藏乃釋子之本心

于其可爲之時蓋亦何膠於迹遠公老矣竟不過於
虎谿南陽翻然乃肯來於鳳闕觀其以道自重則或
異惟其以身狥法則皆然伏惟某人清明在躬淳化
接物以淵才雅思之三昧資淹通博識之兼能比自
尤壯吾宗提攜後學凡於聞見無不懽譁屬叨疾衰
尚稽展對謹奉啓陳賀春色向暄尤冀珍重

代答潙山評老書

竊承已辭惠日咸爭瑞鳥之先瞻欻然道風遽與珍
緘而莅至惓誠特厚文彩甚華俯思衰殘交增喜愧
顧茲潙水寔甲熊湘前豪峻大雄之風近世茂霜華
之嗣欽承禪師游戲瀘窟熟爛叢林飄然而來故將
有意於先覺發其所蘊行看施益於後昆豈惟拙者
之與榮抑亦輿情之所望謹奉啓上謝

代法嗣書

某聞惟師弟子系時因緣雖遷流於人天或契闊於
生死不謀而合妙於磁石之鍼適然而逢特類盲龜
之木方相視而一笑歎再來之尚存披掌發異世之
珠後身附前生之植載之傳記炳若丹青然望道固

有淺深受材不無大小沿從中世非復古風名存實亡力微習重寂無奮起幾至陵夷如某者志節願追古先識慮皆居人下塾無悟花之敏迷有摘葉之愚自離七閩謾游三楚寅緣養育則恩均親教提攜收拾則人固戶知非止見聞之熏烝蓋亦琢磨之猷飫誓同小朗斷節不下三生敢料大潙踢餅遂辭百丈麟甲辯如慧日寧逃口內之雌黃蓋其要妙淵深高恭惟某人道傳熊嶽派出虎溪聲華久著於叢林誠寔可開於金石游戲翰墨爛熟敬乘屢讓名山倦臨清衆而宗門道廣學者日親機比踈山敢犯腹中之

明廣大而某應量而休蚊蚋亦名飲海登高未已女蘿適幸依松敢不永棄世緣長依淨社激昂志節報効恩私然力甚纖埃敢助培於佛種光猶燼火徒僭續於祖燈瞻望門闌馳心師範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代答書

伏審允膺顯命榮遂素心輿情欣聞士論增氣竊謂仕宦無大小當各行其志窮達有義命則不必言時較今竹帛所傳如漢文武之盛觀其至鑒大不可誣相如之賦甚工止於爲令李廣之藝絕類竟不得侯蓋功名出於偶然故用舍置諸度外然有是語未見

若人恭惟某官深於文詞綽有標韻言行信於閭里聲稱著於搢紳袖手來歸餞華顛於詩酒桂冠閒暇登清嘯於雲泉方慚贊賀之未緣遽辱函封之先及獲窺筆力槩見平生習俗移人鄙後來居士之論天資近道有急流勇退之風陳誼甚高把卷增慨驚文彩之奪目挹謙光之照人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其於欽佩莫究頌言

代上太師啓

君子立邦家之光固難親名世忠臣在社稷之衛豈易皈依幸逢濟濟辟王之朝共遇赫赫師尹之貴豈無巨筆用贊元勳故巨壑縱魚王褒著漢武得賢之頌在坰牡馬史克陳僖公有遵道之詩敢當搢紳先生作者之前願聽狂簡小子斐然之語雖牖中窺日未盡光輝然爨下焦桐亦堪聽采恭惟某官文章宗伯道德眞儒會逢千載一遇之時協贊一日萬機之政股肱周室首居尚父之尊左右商王自任阿衡之重一持政柄大振朝綱李逢吉十六子之妍回悉歸竄逐崔祐甫八百員之英傑盡入搜揚恢雖泮以興賢奠幾千人經明行修之士設庠序而化邑復數百年鄉舉里選之科鑄鐵錫子母以利便公私弛山河茶鹽

而通行商旅興水利則俶載南畝得施十千維耦之勤勤農田則平秩西成俱獲三百其囷之望恤貧置院凶年無溝洫之憂漏澤開園枯骨免狐狸之噉天寧建寺祈明明天子壽考萬年敦宗立官使振振公子本支百世以至乎九鼎鑄而百神受職八寶獻而萬福攸同大晟作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四輔建而足以利國家興社稷王道平而百川理黃河於是乎清元氣回而萬物春靈芝於是乎秀遂致一人有慶四海無虞三階平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天垂甘露地產嘉禾山川草木之裕如鳥獸魚鼈之咸若民躋壽域俗樂春臺一方無鼠偷狗竊之驚四境有犬吠雞鳴之喜遠人率化荒服來王萬邦共惟帝臣天地莫非王土開關受吏梯航遠走於蠻中獻地稱蕃璵璇幾半於天下皆是八柱擎天之力益知四時成歲之功昭昭簡在帝心籍籍頌諸人口前房杜而後姚宋何以加諸左穆契而右皐夔不能過也此皆公議豈但私言自從往古來今無不光前絕後雖禿千毫之兎難紀宏規縱捽萬楮之皮莫形魯頌其備員官業托質洪鈞望南山之維石嵓嵓幾年注目仰北斗之台星兩兩每夜勞竟歎無路以掃門徒有心

於投刺鳳衰已甚敢與楚接之歌牛喘非時終冀邴吉之問特書悃愊上瀆高明造化鑪中敢希陶鑄變調手內全藉提攜果蒙自卵及翼之恩不忘摩頂至踵之報

代上少師啓

伏審光膺大號榮二三公凡屬生成舉同扑蹈竊以大臣謀國元帥行師深惟用兵之難近請以唐爲喻裴度之誅元濟名蓋淮西子儀之備吐蕃威宣關內然而軍旅屢失歲月薦更或碎韓愈勒銘之碑或置朝恩疾功之沮紛然異議沸於外庭未有蠲祭朝陳

散犬戎於沙幕捷書夜奏復禹貢之山河服功於談笑之間紀績於鼎彝之上雖曰天之時數豈非人之力爲恭惟藥宮先生蘊德方剛受材宏大以山甫補袞之手應高宗協夢之祥惟都惟俞可曰千載之遇知文知武是謂萬人之英當巍巍乎有道之朝建岌岌乎無前之業父子俱登三事君臣慶同一時四世五公何足道也一門萬石竊且陋之已收玉版之榮行遂金甌之拜其猥緣望履獲預執鞭永懷剪拂之私未効涓埃之報終當爲之殞首且將依以揚聲身處江湖遐想平津之館職拘飛挽遙稱北海之觴

代東林謝知府啓

右其啓准使符授前件職事已祇受者竊以冠世名山道德所在出塵淨社緇白同歸近偶厄於妄庸坐幾見其傾覆宜得神穎以整頹綱上以副王臣外護之勤下以副叢林中興之漸如某者泄衆猶晚涉道未深五逢楚國之秋三涉湘山之刹特以宗風之盛悞爲學者所推偶預總提良出徼倖恭惟某官斯民先覺當世偉人世毀侯藩名獨簡於睿想入聯清禁道每格於君心期必代於天工蓋久從於人望某已次治境行瞻履商獲聞聲咳之餘倍切敘崇之素謹具啓陳謝伏惟台慈炤察

代上湖南使者書

某聞趙清獻公奉使西州以一琴一龜自隨坐則撫琴玩龜蜀人莫測寓止成都以書抵中朝故人曰成都全蜀之地沃野千里而多江山登臨之樂齋閣事簡時有山僧野人投詩而去諸公顧此吾事豈不流哉嗚呼山僧野人固無用於世然一造大人君子之庭飾鄙陋之詞敘棲遲之蹟則遂爲公卿美談恭惟其官文章之卓越風節之高特冠於搢紳雖功名事業之効未收而人主倚眷天下之屬望貶夫乳兒莫

不知頌詠盛德其遺風餘烈初不減清獻公而好賢樂善出於至誠則又過之方持使者節來蒞三湘以萬壑之松聲爲琴以自養之靈智爲龜當其酒酣客散頹然墮幘聽江風之度曲觀湛然之發光若傲睨萬物之表而與造物者游其高韻脫落當十倍西蜀丹陽獲陪令儀府相公苻寶舍人父子遊自南還頗獲翰墨切聞公蔡氏臥內客也敢自山中攜至持以呈獻無所干求惟閣下憐其誠而進之爾

代上宣守書

其聞癡龜附驥氣凌千里兎絲依松勢登九霄兩物至微陋也而其氣勢特能榮耀於昆蟲草木者蓋其所遭之時所託之地適幸而已矣其寒鄉賤微人不比數賦命數奇臨事金注困窮極矣所幸少游上庠識閣下一人耳時閣下蔚然自持如喬松之稚蒿萊養精蓄駿如騏驥之困車軛其因得時交足以緣僕絡根以蔓衍也嗚呼閣下以冠冕道德鼓吹六經聲名橫翔捷出搢紳之右富貴昂霄聳壑青雲之上方掇天子近侍出鎮大邦道顯著矣其塵埃寒乞面目可憎輒敢冒重湖涉大江千里至前引物連類敘平

生游從之好欲以駭動視聽者多竊笑坐睡然區區之心終欲一望履舄者其情有眞可哀者耳其旣爲功名悞罪大不孝二親之喪四弟之柩皆在淺土家貧族陋默計之不一泣訴於門下是畢世不能舉矣杜甫寒餓流離至食橡栗嚴武鎭兩川甫依之得不死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貲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以與之嗚呼嚴武之忠厚元振之節義蓋如此每讀其傳竊欣慕之恭惟閣下忠厚不棄故舊有嚴劒南之風度節義喜施有郭代公之奇豪而其無杜甫之才有不質名縗服者之喪其之辭家里巷聚送或疑或信疑者多而信者少此不足怪蓋節義未嘗有故也願閣下哀憐之使信者增氣而疑者沮氣矣

代求濟書

其聞金以自獻致不祥之名鴈以不鳴蹈必死之禍者莊生寓意於兩物蓋所以配士之自獻亦又以罪士而不可不言也夫士臨死禍而不言世必以爲誇若困蹇之辱飢寒之憂已切諸身不翅如臥積薪之上而下焚之猶不以爲意鉗默不言使莊子不呵之三尺童子且聞以爲笑也其幸以諸生得侍師範瞻

承顏色熏蒸見聞一年于茲日月不爲不久而質疑受訓義在徑造面稟而已然特飾鄙陋之詞爲之書遂及私門之猥以上累聽覽者其情有可哀者耳儻蒙霽嚴有和則請畢其說于前其讀漢傳見司馬長卿之還成都家四壁立又讀唐帖見顏魯公從李侯乞米嗚呼漢唐人物如長卿魯公者可謂碩大而秀傑者且屋廬不完饘粥不給況下者乎然兩人者風流餘烈可以想見以其之不肖駑鈍聲遺況下蓋其智愚之不移貴賤之相遠無可企羨然猶有羨於長卿魯公者羨其當耳長卿固倦遊而歸所累者文君耳而猶有四壁可誇如其干祿而祿未及親今親皆老無以爲養弟妹職職及婚嫁二十餘口伏臘叢於一身而家無置錐之地魯公雖曰舉家彌月食粥而有祿可仰有畜米者容其乞如其者族寒里陋無强盛可依之親誰當告者聞古有魯肅指廩借周瑜則以爲癡郭元振推錢四十萬與不言姓男子以爲狂則有羨於司馬魯公未足爲過也其前此賃屋而居今有屋者取以自用一家幼稚將至露地臥起矣恭惟先生識妙如著龜納汚如山澤剛而有禮人不得而踈親明而無私士實樂於求懇昔劉政往役邠原

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耶原之言蓋喜之也其恃先生之恩竟敢與劉政之謀干犯妄意先生必有原之喜而憐之

塔銘

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 并序

師諱智本筠高安郭氏子生五歲大飢有貴客過門見其氣骨奇萬錢與其父母欲攜去祖母劉適從旁舍歸顧見怒曰兒生之夕吾夢天雨華吾家吉兆也寧飢死不以與人推錢還之既長大遊報慈寺聞僧說出家因緣願爲門弟子劉氏喜曰此吾志也年十九試經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往遊方時雲居舜老夫開先暹道者法席冠於廬山師往來二老之間久之聞法華端禪師者深爲法窟氣壓叢林蓋臨際九世之孫也而楊岐會公之的嗣也師往謁之遂留十年名聲遠聞舒州太守李公端臣請說法於龍門辭去之日端領衆送之師馬逸而先顧端曰當仁不讓端笑謂大衆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父子法喜遊戲多類此未幾屏院事乃還廬山時曾丞相由翰林學士出領長沙以禮迎居南嶽之法輪學者爭宗向之遷居南臺自南臺遷居道林自道林遷居雲

蓋自雲蓋遷居霜石凡十三年道大顯著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旣老矣而湖北運使陳公舉必欲以夾山致師師亦不辭欣然曳杖而去人登問之答曰係情去留豈道人事湖南湖北眞一夢境爾何優劣避就之耶以大觀元年上元夕沐浴更衣端坐終於夾山之正寢閱世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二闍維齒骨數珠不壞葬於樂普庵之西師性眞率不事事膽氣蓋於流輩作爲偈語肆筆而成亦一時禪林之秀者余未識師聞淸涼洪禪師言其爲人甚詳後二年門人處曉出開福英禪師所撰行狀來乞銘銘曰

定慧圓明力無所畏顯於湘南遂起臨濟學者如雲異人輩出唯會與南絕羣超逸號末法中二甘露門唯夾山本寔會的孫七移法席籍其聲華迅機雄辯能世其家放懷淸眞亦足風味睥睨死生蓋其一戲白塔林間矯如飛鶴不涉春緣碧巖花落

鹿門燈禪師塔銘　并序

西蜀世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梵大師昭符者弘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黃公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明大師敏行者家聲辯才足以舟航苦海內翰蘇公

稱之曰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爲一方首者也兩公今朝第一等人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梵圓明特被賞識兩川講徒增氣四海縉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寶梵觀其規模弘大教觀淹博熏烝聞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逸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剃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即當晉楞嚴講耆年皆卑下之時黃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榻橫塵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曰骨相君家汗血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常夜語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黃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圓明棄講出蜀師侍其行至恭州而歿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荊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即行登大洪謁道楷禪師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已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脫三乘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其甲無舌即與和尚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戾止承顏接辭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懽不減潙山之與

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太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緇州師研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大夫李公擴虛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京東政和元年楷公得釋則東遁海瀕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澗飲若將終焉豈非猒名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楷以手揶揄曰雲巖路絕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州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席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厄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既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輒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道士耶郡將愧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聞而壯之鹿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嘗艱於水師坐巖石下念曰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贍衆山靈其亦知之乎師以杖擿草根俄衆泉感發一衆大驚山中之人目之曰燈公泉師初俟夾山齡禪師齡道孤

化而無嗣之者僧惟顯得其旨隱於南嶽師以書抵
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伏其公貴其行
初惠定禪師自覺華律爲禪開翔未半而逝蟾藏蜂
聚故窠遺垤十猶七師爲一新之長廡廣厦萬礎鱗
崖冬溫夏清崇堂傑閣十楹照磬吞風而吐月椎拂
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
窣若遊戲然不知其中至剛峭激也篤信所學雖威
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喜施不計有無傾囷倒廩
以走人之急靖康二年春金人復入寇兩宮圍閉驚
悸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門弟子明顯白曰
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憂念之深乎師
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迦者三百步木仆千仞蹂踐
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之人得寧逸耶五
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
私泊然而逝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閱
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顯等七十餘人
受心法蒙記莂　僧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衆二十二
日全身塔于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明顯狀其平生
來乞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

月徧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捏聚古今粲然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無容觸諱唯此正傳洞上所宗當有神穎振其頹風堂堂燈公龍象回顧負戴之重徐行安步漢南盤木兩坐道場栖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師忠於事佛俯仰無愧雖化不沒聞名在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法有遺餘竟欲除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蘇嶺萬仞蕩摩雲煙曰塔其下望之巋然緬懷高風叢林須涕我作銘詩以笵來世

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并序

自逢磨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絕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令逢禪師者清原九世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愛處俗者年敬愛之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眞寺明年受具足戒即策杖遊方聞黃龍參出巖頭門風峻自荆楚舟漢江抵鄂渚而機公杜門却掃棧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扣其戶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令逢曰未

來此間亦不失答曰若失爭辭與麼來曰來底事作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扉笑而器許之師從容遊詠日聞智證雖不事接納而戶外之屨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癸未之秋舜黃龍北遊戾止祁陽月峯之下翛爲茅茨一飯奉身跏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輸雲委前刺史奇章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外座道俗懽呼謂一佛出世遂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宏甫施宅爲寺莊嚴之妙疑絳闕清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而坐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永庶麻饌客號踊哭泣皆不可爲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徧辭檀信六月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塔于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衆作禮龕而供事之自是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建寺其旁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迨今不替政和之間禪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彌勒院僧擇文主之從檀之請也文疎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徙其牀一年而施者塡門冠蓋

無虛日二年而修廡密室綠蔬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間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與林敏功子仁過焉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廩無餘粟食堂日集千指非有以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宅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濕山問有續之者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爲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爲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衆曰時機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逢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糸之以辭曰

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無寢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雪峯如師子吼香象失蹤又如麒麟不可繫羈羅山控勒明招追隨逢則晚出天骨權奇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清侯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鑰扃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干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搖咨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

是汝福田如黃琳公如和褒禪刻此銘詩以壽山川

三角劫禪師壽塔銘 并序

禪師道劫生謝氏邵武人也得法於洪州石門乾禪師初住臨川之景德寺後住長沙之角山道望著三湘學者至如歸十餘年遂爲終焉之所門弟子爲建壽塔于白雲衝之陽甘露滅其宣和五年十月初二日過焉劫導余至塔所乃爲銘之銘曰

東林法道盛於石門在元祐間歸者如雲後三十年三角有聞石門嫡子東林諸孫道如平地世不舉步陟危值谷自爲險阻有來求者弗答弗顧但以此心

一酬佛祖白雲之衝卯塔已成如魚千里時遶之行千巖月色萬壑松聲欣然而笑誰爲死生

嶽麓海禪師塔銘 并序 代

師名智海姓萬氏吉州太和人也幼靜專無適俗韻去事普覺道人楚金爲弟子年二十一剃髮受具辭金遊方金出鄧峯永公門父子道價逼亞東林總玉澗祐故師依玉澗東林最久然無所契悟晚抵仰山陸沉於衆佛印元公獨異之師方銳於學喜翰墨元呵曰子本行道反從事語言筆畫畫語言筆畫借工於道何益矧未工乎師於是棄去經行湘南諸山依止

大潙十年眞如門風號稱壁立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受印可輩流下之眞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寺師雅志不欲西首衆衲於衡陽花藥山分座說法元符巳卯開法於城東之東明崇寧乙酉遷居於湘西之嶽麓勸請皆一時名公卿明年正月八日麓火一夕而燼道俗驚嗟以死弔師笑曰夢幻成壞蓋皆戲劇然吾恃願力宮室未終廢也於是就林縛屋單丁而住雜蒼頭廝養運乏礫收燼餘之材造牀榻板隔凡叢林器用所宜有者皆備曰棟宇卽成器用未具是吾憂故先辦之聞者竊笑而去師自若也未幾月富者以金帛施貧者以力施匠者以巧施十年之間廈屋崇成盤崖萬礎飛楹層閣塗金間碧如化成梵釋龍天之宮人徒見其經營之功日新而不知其出於閒暇談笑宣和巳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侍者使集衆估唱黎明漱盥罷坐丈室聞粥鼓命門弟子因敘出世本末祝以行道勿懈說偈爲別有智暹者進曰師獨不能少留乎師以手搖去復周眴左右良久右脇而逝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又七日闍維收骨石塔於西嵓舜塘之陰余官長沙始歎師雖其道眼無分別相而州里情親若出自然故知其爲

人惠敏有智略恤孤老赴急難常器人於羈賤中屢折不困其尊禮賢者樂於人爲善則其天性嘗叩其論於宗門號飽參於教觀甚博而知要不見十日而以計聞嗚呼余聞論事易成事難捨生易處死難師皆返是豈無德而然耶南牧齊公狀其平生乞銘於余因爲之銘曰

臨濟綱宗遇風則止昭憂其識得念而喜湘南有圓汾陽之嗣遂興其宗克肖前懿衲子方來歸之如雲南眞兩俊絕塵逸羣海公於眞蓋其的孫獨敢袒肩荷擔宗門天資慈祥一目貴賤幻出寶坊實依淨願冤親贊毀初莫能辨及其將化則有明驗入死之難如登焚輪師獨易之如臂屈伸塔曰無縫豈有新陳我作銘詩昭示學人

石塔銘 并序

潙山空印禪師軾公與余登芙蓉謁長老從公于潮音堂同遊東澗道人師粲法欽文顯預焉空印使同遊者以石叅塔于澗之曲從笑曰連日羣鵲翔鳴豈此勝緣之祥耶空印請甘露滅其銘曰

萬峯之顛乃有流泉迸兩石間雪渦回旋嶮于三峽下臨玉淵上有危石其大如屋可坐百夫蘚封蒼玉

同來六僧五七童僕妍鄙俱笑響答山谷唯大士軾約束長幼疊石爲塔團團層秀於一食頃談笑而就其願伊何天子萬壽山禽何知羣飛和鳴物不虛應勝事克成咨爾東阿地祇山靈護持此塔使長聽經

馮氏墓銘 并序

洪州布衣高天倪弟冲賜紫沙門善機傳法沙門善權以政和五年十月其日葬其母馮氏於幽谷山之陽附于皇考隱君之塋冲茹哀具書曰禍釁鏖罰不自殞滅上延慈侍冲尚忍言之先妣於正月三日棄諸孤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願請文以昭後世三反而不得辭乃敘曰夫人靖安馮氏年十六歸同邑隱君子高廣仲容入門和敬動履規矩懿淑而敏出於天姿媼御喜之與奪從之時皇舅春秋高癯而盲夫人行立必掖食必嘗姑有風痺疾夫人視臥起進劑餌皆畢世不懈里閈稱其孝仲容三弟稚幼夫人皆自櫛沐縫紉之以至成立擇師使授學典婚使納婦有勞有恩夫人幼孤未嘗學隱君好與禪衲游屏聽其論而悅之遂能誦經曉字義隱君無經世意多往林墅屏處五子皆夫人教之訓嚴色莊衣冠取法焉初幼子善權俊發夫人曰此兒非仕林可致也施以

從石門道人應乾游以文學之美致高名於世第三子善機亦授筆與之俱叢林期以起東林之道長子天倪粹溫而厚誠欵而文里巷往來稀識其面第四子冲久遊太學以能文舉于禮部所與交皆一時偉人次子怛廓落有奇節不幸早世而孫楷學成而鄉貢之夫人喜燕賞酒酣冲必利髻爲童子戲婆娑起舞皆中部節弟姪以次上壽觀者歡譁夫人爲笑而罷率以爲常邑人慕之女一人適貢士劉杭孫九人皆嶷嶷爭秀曾孫兩人尚幼銘曰

佼發矯士母數責孟軻廢學母斷織凜然夫人嗣遺則子孫繩繩詩與書名聞縉紳榮里閭何以訓之孚威如膝下時聞裂縫掖領之而笑無恪色衣冠三彥僧連璧死生亦大能了然誦經而化如蛻蟬我作銘詩騁其賢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謹初愛燈施貲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九卷　海塩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李再興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行狀

雲庵眞淨和尚行狀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閿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齠齔中氣宇如神人與羣兒戲輒相問答語言奇怪聞者駭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縉紳既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嘗數困辱之親舊不忍視其苦使游學四方旅

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爲門弟子秀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奇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如一日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游京洛翺翔講肆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造其微解帙捉麈詞音朗潤談辯如雲學者依以揚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目若在定者忽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道子畫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既焚其疏義包腰而南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道場多所經歷自重其才以求師爲難嘗至雲居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參雖黃先達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峯悅禪師之風兼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歎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川雖佳未暇游也因此行寓居大潙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云清波無透路豁然心開時南禪師已居積翠徑造其廬南曰從什麽處來曰潙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麽處

去也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亦得自在去也南曰脚下鞋是甚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曰何曾得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大駭參依久之辭去至西山翠巖長老順公與之夜語自失曰起臨濟者子也厚自愛而師亦神思豁然德其賞音及南公居黃龍復往省覲南公嘗謂師曰適令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語曰開西人眞無頭腦乃顧宥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在南公笑而已隆慶間禪師與師友善方掌客閒問曰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南公曰渠在黃檗時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自是爲同時飽參者所服南公入滅學者歸之如雲所至成叢林熙寧五年住筠州大愚太守錢公弋來游怪禪者驟多衆以師有道行奔隨而至錢公即其室未有以避之錢公嘲之曰禪者固能伏虎反畏犬耶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大喜願日聞道乃虛聖壽寺命師居之師方飯於州民陳氏家使符至

遁去錢公繫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即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吾黨受苦矣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闡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和禪院元豐之末思爲東吳山水之游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王王素知其名閱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樂聞空宗恨識師之晚謂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曰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易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其義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公大悅因捨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又以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買莊土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論之句者敘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眞淨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麻粟葦寺以新葦室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啾盥

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爲門弟子秀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奇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如一日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游京洛翱翔講肆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造其微解帙捉麈詞音朗潤談辯如雲學者依以揚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目若在定者忽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道子畫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既焚其疏義包腰而南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道場多所經歷自重其才以求師爲難嘗至雲居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參雌黃先達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峯悅禪師之風兼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歎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川雖佳未暇游也因此行寓居大潙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云清波無透路豁然心開時南禪師已居積翠徑造其廬南曰從什麽處來曰潙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麽處

一王持叢林法度甚嚴有犯令者必罰無赦以故五
坐道場爲諸方所法得游戲三昧有樂說之辯詞鋒
智刃斫伐邪林如墮雲崩石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
青天白日人人自以謂臻奧至於入室投機則如銅
崖鐵壁不可攀緣性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
一錢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翛然自守於江
西有大緣民信其化家家繪其像飲食必祠嗣法弟
子自黃檗道全兜率從悅而下十人餘此其平生大
槩也至其道之精微皆非筆墨可能形容竊嘗論之
其棄儒冠而入道類丹霞奔經論之學而穎悟類南
泉尋師之艱苦凜然不衰類雪峯說法縱橫融通宗
教類大珠至於光明偉傑荷擔宗教類百丈此非其
之言叢林學者之言也嗚呼兼古宗師之美而全有
之可謂集厥大成光於佛祖者歟崇寧二年十月十
五日門人其謹狀

泐潭準禪師行狀

公諱文準興元府唐固梁氏子生始幼見佛像輒笑
張牙不喜聞酒哉金仙寺沙門虛普乞食至其家師
膺門酬酢如老成時年八歲即辭父母願從普歸授
以法華經伊吾即上口元豐僧檢童子較所習以藉

名先後度師藝精坐年少不得奏名陝西經略范公過普廬普臘高應對領略師侍其旁申辯詳明進止可喜范公欲攜與俱西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公陰奇其語度以爲僧剔髮既往依梁山乘禪師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疊結磨梵行行阿闍梨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徧游成都講肆倡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大法師曇演佳其英特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亞聖大士有若潙山眞如九峯眞淨者知之乎宜往求之師拜受教與同學志恭出詣潙山久之不契乃造九峯見眞淨於投老庵問曰什麽處來對曰興元府曰近離何處曰大仰曰夏在什麽處曰潙山眞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然左右視眞淨呵曰適來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眞才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處師曰不會眞淨曰至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叩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者必起從園丁壅菜率以爲常師每謂公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莫能測

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方見老人平日用處走敘其事眞淨罵曰此中乃敢用磊苴耶自是迹愈晦而名聲愈著自其東游淮淛所至衲子成叢林顯謨閣待制李景直守洪州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巖未幾殿中監范公帥南昌移居沙潭方是時禪林以飲食爲宗以輭暖爲嗜好以機緣爲戲論師悲歎之師槌拂之下常三百人而宿戶外者又百餘許求入室就學師難之乃謂之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閣梨從什麽處入對皆不契每曰我只畜一條柱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三

濟一宗不到冷落學者莫窺其奧然升堂說法辯如建瓴不留影迹一時公卿大夫宗向之以政和五年夏臥病侍者進藥餌師泛然如無意誡須忌食毒物師亦未嘗從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病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乎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而汝輩欲吾昏迷耶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五夏閣維得舍利晶圓淨光不壞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門弟子等收塔于南山之陽嗚呼雲庵之神悟於南公之門超軼絕塵者也予每疑嗣之者難及觀師之風格殆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逸羣者耶

謹狀

花藥英禪師行狀 代

臨濟九世之孫雲庵眞淨之嗣師諱進英字拙叟出於羅氏其先吉州太和人幼孤母憐之性慧敏齠齔中日誦千餘言通詩禮大義與羣兒嬉游侮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縫掖爲書生輒病至於死鄰母泣曰吾始娠夢有乘空而語曰而出家則疾有瘳矣於是擊鐘梵放誓於佛前乞以爲僧洞隆童子而藉名於善集才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受具戒卽欲經行諸方以觀道報劬勞之德其母有難色於是庵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士大夫喜其爲人賦詩爲贈多佳句螺川父老迨今道之母歿心喪三年修白業已雖未契而嘗識多賢者晚謁雲庵夜參聞貶剝諸方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爲入道之要擿其疑處以啓問師恍然大悟如桶底脫佛印禪師叢林號大宗師有盛名愼許可獨以師爲俊彥師有爽氣喜暴所長以激後學三十年一節不移故佛印呼爲鐵喙初開法住長沙之開福十年之間殿閣崇成又五年棄之翩然北游五臺徧覽聖蹟乃南還庵梁

山天下衲子益追崇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住花藥之天寧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以教外別傳之宗授上根以漚和般若化道俗老益康强精進不替嘗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衆背叢林信其誠民人化其教得法而爲一方領袖者不可勝數槌拂之下嘗二千指龍象雜遝方進而未艾也其激揚大事游泳語言備存三錄曰報慈曰鴈峯游臺盛行於世宣和三年冬謝事復庵梁山越明年臘月示疾蟬蛻鳴呼若人已矣予竊爲桑門惜之參學稟淳一日泣訴於予以予知其師之深者欲予其狀而求銘故爲書云耳長沙孫承之謹狀

傳

十世觀音應身傳　并贊

唐大菩薩僧寬公出於益州孝水楊氏方其娠也母失常性却酒葷有慧辯及其生也無痛苦聞異香忽然在前即能言言我名慧寬有女兄信相亦神異年相聯於齠齔中終日論說聽者一不能曉其父瑋以符呪爲兩川道俗所歸而不知有佛佛人錄其所論百許紙時懷龍山會禪師聞其異至瑋舍瑋出示之會驚曰與佛經合不測人也俄有異比丘入火光三

昧於淨慧寺特召信相信相至曰此室皆火聚其可入哉曰以水滅之可入信相即作水觀而入於是異比丘化其父母使出家父母曰許娉矣奈何鄉里爭出財贖之公因信相亦俱依慧空寺愼公避太祖御諱荊落焉公時年十三從會公授經律會畏之如神反從質疑天姿謙敬未嘗怒懷龍衆三千指皆躬力作公獨閑適人以爲言會曰此吾先師也昔周滅吾法吾從曇相禪師隱于終南山及隋教復興吾辭而歸蜀曇相囑曰汝當領徒大作佛事有童子名慧寬者善視之此其後身衆因不敢復言公年三十乃還綿竹廬于無爲山以神異化而全蜀爭師事之如淮泗之僧伽七閩之定光公嘗赴江陵大會朝發夕返荊州府前有拳石舍五音天下聞之公取以歸今置定身龕中什邡陳氏施園爲寺公以竹標其中曰以此爲基拔去竹泉泫然而出掘之得巨石石下有寶甕舍利公作禮乃放光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有五日歿於淨慧寺閱世七十坐五十五夏

贊曰予讀無爲山廣錄公始發心日誦觀世音名十萬徧生五天十世爲居士生震旦十世爲比丘皆出楊氏又瞻其畫像天骨秀特和敬之威望之肅然是

所謂眞比丘也

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傳

梁大菩薩僧寶公以宋元嘉中生於金陵之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面方瑩徹如鏡手足皆具鳥爪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僧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長而落髮專修禪觀坐必越旬久之忽無定居多往來皖山劒嶺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徵索酒殽或累日不食嘗從食鱠者求鱠食者與而心笑之卽起

吐水中皆成魚相傳始驚異時時題詩初不可曉後皆有驗建元間異迹甚著丞相高帝爲武帝言之以禮自皖山迎至都舍於陳征虜之家輒自釐其面分披之出十二首觀世音慈嚴妙麗傾都聚觀欲爭尊事之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夕咸見游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輿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事啓帝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公例常與衆出巳而猶見行道於景陽山比丘七輩從其後帝怒遣使至閽吏曰公久出在省

中吏就視之身如塗墨然武帝聞之大驚陳顯達鎮江州大司馬段齊之從行往辭公公無他語但引紙畫鵁鶄畫畢授之曰緩急可用此顯達叛齊之遁去顯達大怒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見鵁鶄喧暮林即匿其下鵁翔集自如騎既失其蹤但見鵁林必非人所寄遂去齊之方悟公意也鄱陽忠烈王飯公於私第顧左右覓荊枝有折以獻者則以安門上而去俄有旨以王領荊州衛尉胡諧臥病以書哀訴幸以屈臨庶幾疾有瘳公題其書尾曰明屈翌日果卒僧法平欲以衣獻公不知所寓遣使徧求之龍光爵賓兩寺皆曰夜宿此黎明去矣又嘗所厚善厲侯伯家侯伯曰公夜行道於此今睡未興使人視之笑去公在華林園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自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崩齊亦於此年矣靈味寺沙門寶亮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公忽來牽帔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公不自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果至尚書左丞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自此門舍故閽人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建武中明帝

害諸王高士江泌憂念南康王子琳以訪公問其禍福公覆香爐示之曰都盡無餘後皆如其語徐陵兒時其父攜詣公公拊之曰天上石麒麟也陵果名譽顯於世又文惠太子迎釋僧惠至京師惠過公公拊其背曰亦龍子也慧終以辯才顯聞其徒屯騎桑偃有不臣之心公見之戟手詬曰若乃欲反耶奈斫頭穴胸何偃汗下不敢仰視遁去梁武帝受禪尤深敬事前朝以超放動輒禁錮至是下詔釋之嘗問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又問十二之旨在何答曰書字時節刻漏中又問何時得淨心修習答曰安樂禁之又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雨不降公謂左右曰吾病不差就官乞活儻不奏白官應得禍卽上啓願於華光殿講聖鬘經請雨帝卽命沙門講之終夕雨公又以刀橫水盂良久又雨帝初繁刑公假以神力令見高祖受極苦於地下自是省刑詔畫工張僧繇寫公像藏禁中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叩頭哀懇公笑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帝偶與公臨流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公舉杖引之隨杖而至蓋紫栴檀像也詔供奉官俞紹雕公像

頃刻而肖神情如生帝大悅命置內庭爲子孫世世
福田法雲寺雲光師講經天爲之雨華帝意其證聖
夜於舍光殿焚疏命公雲光僧儉傅大士齊翌日獨
雲光不至公嘗聽法雲講妙法蓮華經至假使黑風
問風果有否答曰世故有第一義諦故無公曰若體
是假有此亦可解耶法雲默然公則自爲主客辯難
鋒生一生盡傾然莫有解者帝嘗從容問國祚有留
難否公但指喉示之倭景之亂尤追繹公言也有僧
浮杯來謁帝帝方與客綦吟曰殺之綦罷命僧侍衛
奏曰適蒙旨已殺之矣帝嗟悼不已以問公公曰陛

下前身蚯蚓也僧嘗爲薙草者悞殺之今償夙債
天監十三年公移華林園金像置所居房帝聞之曰
師將去我耶是歲十二月忽命奏絲竹徹晝夜至六
曰終於興皇寺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以
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帝
昔與公登鍾山之定林指前岡獨龍阜曰此爲陰宅
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公曰先行者至是念公以
此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以葬焉皇女永康公主薨
盡施其粧奩建浮圖五層于其上置以無價寶珠仍
建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于塚內王筠勒碑於寺門

處處傳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於雲間萬衆歡呼聲振山谷勑謚廣濟大師公顯迹之著數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犍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舅弟小公四歲計其時九十七矣李氏有國日謚曰妙覺公作四柱記五公符十二時偈壁記心鏡圖數千言傳于世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州民柯蓼者遇異僧於歲山下以杖指松根令蓼钁之得瑞石一篆文皆讖聖宋國祚無疆蓼進其石于京師太宗皇帝遣中使置齋於鍾山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賜號道林眞覺大師

祭文

祭雲庵和尚文

我生九歲則知有師寤寐悅慕想見形儀識師新豐等父母慈欣然摩頂使執雲軍持長游大梁薙髮而歸省於九峯凜然德威霜雪雨露物以茂滋師成就我妙如四時紫霄之下泝水之湄前後七年龍起雲隨今古一律妬毀陷擠愛憐收拾終不棄遺我昔出山師則有辭子幼英發終必有爲顧吾老矣見子無期指其二子藉汝教之譴呵皆可不可相離德音在耳星霜八移師成新塔我亦陳衰昔師既化品坐對啼

僉遣本明遠乞銘詩事濟而還僵仆於地山川隔阻久絕音題獨攜希祖千里來辭一酬夙心死無憾悲師之平生累德巍巍必興其後在我無疑敢不激勵上答恩私

祭昭默禪師文

政和八年二月初六日甘露滅致以香羞之奠祭于佛壽靈源眞歸無生之塔寶覺以拳授法宗綱區別背觸天非蒼蒼如履虎穽非愚則狂公少奇逸發硎劍鎧橫機試之切玉無傷體露情盡凡聖兩忘滔仰機辯如珠走盤父喜自歷曏子所長追還此風名聞諸方臨濟法道始於南昌大於汝潁盛於衡湘黃龍三關建無勝幢奕世護持不離覺場天魔愁怖走什且僵剪拂流輩高師門牆庸有匪人責公自揚騏驎種性自異犬羊狠觸怒疾夫豈知量儼臨清泉精嚴激昂如萬星月如百谷王高明廣大洞徹汪洋成就法器堅翅飛翔下視毒龍命將滅喪劃海爲兩搏而取將老則移疾古寺閑房聽萬象說以默自藏猿鳥厭見天下想望我初見公駿氣騰驤溟涬弟之但加敬莊人以詬掩公慰愈光置麝溺器更增其香取而有之篦于藥囊坐交時埋蔑于南荒零落苦李人棄

路旁公犯世忌愈益稱賞萬人浮議冰消其湯既幸生還陸沉故鄉豈不願見恃公康強計至失聲事出倉皇中流欲濟俄喪楫航夜淚殷枕起喟失牀我憂禪學終背教綱造論導之排斥吞臧公聞乃曰彼自無瘡以書教誡欹傾數行至言吐鳳自然文章馬鳴龍勝論著精詳文字於道疑不相妨索珠層淵採玉崇岡人各有志鹹酸異嘗但餘此意拜未敢當嗟吁惜哉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叢林荒涼然觀斗柄陰晴晦彰示有出沒夫豈眞亡

祭妙高仁禪師文

孤鳳兩雛名著諸方我初識譽未識華光政和甲午還自南荒夜宿衡嶽草屋路旁僕奴傳呼妙高大方連璧而來驚喜失牀高誼照人笑語抵掌瀟湘平遠煙雨孤芳舉以贈我不祕篋箱追繹陳迹云更幾霜去年中秋宿師雲房爲留十日夜語琅琅曰我出吳游淮涉湘今三十年倦鳥忘翔偶如慧曉懷思故鄉想見明越雲泉蒼茫已遣阿湧先渡錢塘不見半年嶺谷想望計至驚定淚落沾裳思歸之念夫豈其祥嗚呼師乎忠義激昂高風逸韻仁肝義腸縉紳相志遠公支郎此生逆旅已熟黃粱夢中吳楚寧能取將

唯方廣譽躬至影堂如我致辭而炷此香清淨法身
敗橐膿囊光透毛孔不可掩藏昔日非在今未嘗忘
如水中乳莫逃鵞王則我與譽何用歎傷

祭覺林山主文

惟靈簡易似放閒靜似懶以法爲林滴水爲限夜歸
村落投枕再鼾竈黔無煙童僕啼飯而兄直視爲一
笑莞然三十年事事成辦我愚且鄙少去故鄉豈不
懷歸路脩且長遂成永隔死生相忘念俱事師落髮
游方如宿逆旅各夢同牀聞訃一年乃奠靈几觸目
悽慟語訖酸鼻嗟乎人生有恩有義薦此鉢飯淚墮
如洗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子少棄家從我游嬉三十一年如夢頃時於此夢境
憂患半之我窴萬里白骨重肉子臥一庵亦失雙目
心知餘年再見不復敢料來歸先館子廬卽視模索
認聲驚呼我亦念子形神已枯百不如人謂當壽考
心期惻然正爾難保如臨崖樹先自枯倒不見兩月
果以訃聞旣通世契久同師門臨終之語骨須我焚
攜法兄祖疾馳三日兎燈晝昏寂然空室相視以慟
薦此鉢食

祭鹿門燈禪師文

維皇宋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二十日特敘復僧某謹以茗果之奠敢昭告于燈公禪師之靈明安宗風續佛壽命幾絕而存至師大振芙蓉東去隨至磻陽如道吾智而有石霜定惠既化遷住鹿門如青林虔而繼新豐雖牧萬僧如數三四觀其規模寶覺是似重和改元髮僧宮寺褫襼之師包羞惜死諂諛之極遂拜黃冠師笑視之泚其面顏蘇嶺之下寶坊幻出何以致之蓋其願力既孝其師又悌其兄有光叢林不負佛恩凜然風神今成萬古薄奠在盤

淚落無所

祭五祖自老文

古人尚友不短千載苟曰氣合何必面對嵚崟嶇遠來僥倖爲會坐未歡禪師不少待如人噬臍不及何悔掩淚莫陳意折心碎十方現前去來無礙師豈眞亡覿露妙在

祭郭太尉文

公起徒步絲絇入侍遂斷國論危言讜議在妬忌中剛而有禮天子敬之愛等昆弟雖無知名民陰受賜如漢子房如唐陸贄人衆勝天覺中妬忌公笑徑去

道固如是一斥不復而又早世姦邪色矜天下隕涕
我初聞計中夜而喟公之精神與天終始宜終功名
宜身富貴乃殁瘴鄉又寓旅邸人之奇禍至此極矣
唯德是輔殆虛語耳天定勝人果不容僞姤忌伎窮
反自相噬邪正日分曉如涇渭今餘十年歸骨萬里
我昔觀光混迹都市游公卿間如梁寶誌公每延禮
忘其勢位我亦徑造必至臥内兵衛如雲不敢呵止
愛憎相奪有萬贊毀坐嘗厚善因我棘寺幾失頭顱
終禦魑魅敢期白髮莫于湘水世相新奇習爲巧士
教訓諂諛鉤取祿利貌雖光澤行可愧恥聞公之風

面熱顙泚吾聞陰德榮亨必至不身嘗之當在其子
格言不欺果見偉器沐浴道德冠冕仁義定世其家
行矣是似則公之生亦何嘗死

祭朱承議文

吾聞明珠白璧石韜水藏山川草木被其容光臨川
之民共此盱上如湘老龐道德光華照映兩邦吾儕
微蹤雲浮四方眷此不去是亦故鄉歎公杖履人羣
軒昂忠信豈弟易親難忘忽厭夢境高蹈八荒公有
賢子如麟鳳鳳王室柱石吾法垣墻終大公後公豈
眞亡想聞此語抵掌脫冠未忘世禮聊薦積香

祭許先之文

維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之効德富才高川增嶽秀薦登清華出綰紳右用舍進退有命有義一斥而終料豈及此聖恩不貲五日而至公獨不沾陽城陸贄嗟余憃鄙於物多迕幸不終窮有公知遇屋歸山丘舟逃夜壑寓詞一觴心折涕落

祭趙君文

惟靈忠信恭敬耀於西州不爲無聞年餘七十笑傲林丘不爲無壽生有令子派佛祖流不爲無慶有一於此足以忘憂而況三者兼有之耶茲山弗嗣麋鹿所遊十年之間百廢具修凡以令子德義之優故也余聞之鳥巢南枝狐死首丘彼亦何知能思厥由矧輕勢急道超然特立者乃肯爲之羞乎嗚呼計來萬里物故越秋等視閻浮譬如一漚公之云亡非去非留薄奠告焉世禮則由雖神冤竟無不知也尚能爲之歆不

祭上人祭母文

我生頑鈍雀息鳩視不歸庸人亦幸而已矧墮三寶高出塵累儼臨人天福田于世坐推其因何以至是皆吾母慈念極心碎我昔東游志亦勇銳訪道名山

酬此恩爾身雖四方心挂漳水豈不懷歸料豈及此
三月甲寅計來千里棄杖南犇露行草止天降荼毒
乃不及已呼天泣血奪我母氏今何能爲中扃亂矣
昔每歸省迎門笑喜堂今閒然兎燈塵几慈和粹溫
竟作川逝撫柩長號淚迸如洗杯露鑪香區區世禮
天地有終此恨無既

祭通判夫人文　代

竊聞漢王霸之室有智識而柔懿然子孝而不學夫
雖賢而弗仕又聞唐王珪之母閱房杜而知子及珪
身登三事則其母又已卽世唯夫人之高風特有異
於是二者矣夫有霸之賢而爲熙豐之名臣子有珪
之材而名冠縉紳壽閱諸孫而視聽敏捷孫能酌古
而心醉六經蓋功名之念如雲之必雨富貴之盛如
川之方增寔清規之所訓祭景慕之遐想懿德必光
於史牒計夫人雖死其何憾乎

祭文七首　代

我聞如來世尊將般涅槃自披其胷紫磨黃金卍字
之相而告大衆曰汝等各各瞻仰今足無生後悔及
已掩棺迦葉後至又出雙趺以示眷憐嗚呼如來世
尊正傳法嗣覆蔭此邦三十餘年凡在道俗上與清

衆下與奴隸若親若疎若小若大皆受餘庇今以入
塔攀戀無已精明之温豈弟之容不可復見柔軟之
音慈誨之語不可復聞宗乘微論差別之義不可復
解言念至此意折心摧嗚呼禪師葬靈骨於九原想
音容於萬古雪雲方慘兮悲風飄颻松聲蕭瑟兮哀
聲連朝陳微誠兮以薦薄奠望慈雲兮其不可招嗚
呼哀哉

我來淮山寒暑九遷傾誠於師遂爾忘年比隣追隨
合并周旋每一會語莫不歡然法屬之故無時造膝
師嘗顧我笑指坐席曰終當主我此丈室謂師爲戲
不敢怒嗔今日何曰果繼後塵血指汗顏不善斧斤
而師旁觀教之諄諄今既逝矣夫復何云先德遺訓
何敢不遵法侶現前聊薦溪蘋禮雖不腆情無鮮陳
因法相逢以法爲親非子則姪繩繩詵詵傾囷倒廩
不祕珠珍煖其孤寒賞其賤貧自師退居其德日新
諸方奇衲川輸雲屯大法將頹謂必中興不見一夕
遂以訃聞如方欲渡遂迷要津中夜起喟棄牀失聲
慈和粹温永失依怙香羞在筵淚落無所
東山眞子白雲的孫迅機妙辯褒然逸羣黃河流天
太山吐雲無有窮極莫知津埏師罷住持其道益尊

酣歌自樂晝常掩門世不得見言豈得聞檻撰積香
鑪焚室熏今既非去昔亦豈存此意昭然卽曰全眞
道大德高名聞諸方禪林耆艾覺苑鳳凰三十餘年
化行此邦我輩晚生幸登學覺場聞金石誨熏知見香
譬如珠玉山韜水藏而其草木亦被餘光今既云逝
撫心悼傷嗚呼師乎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天豈眞亡
念昔侍坐恭聞誨言辭親出家是大因緣本出生死
期離蓋纏求師之難自古則然如芥子針如鸞膠絃
我等何輩萃此法筵如海之大而會百川教誨成就
長養撫憐如物發生雨露無偏又霜雪之使其氣全
恩有四種報効當先百未一施師我棄捐師之道德
如月在天譬月之明何以加焉恭陳薄奠儼如在前
情斷志訖淚落九泉

天姿曠達純素任眞妙年出蜀況愛親仁淹通宗教
廣見精聞我亦何幸早獲相親義爲朋友法爲弟昆
於師父子兩爲比隣周旋之久三十餘年懷我宗伯
宗門鳳麟不幸早逝殞此偉人謂師英氣可續芳塵
今又已矣撫淚沾巾嗚呼禪師夢幻視身而視生死
如夜與晨十方現前孰亡孰存我獨何爲浪自酸辛
無忘世禮薄奠聊陳

祭老黃龍謚號文 代

崇寧四年四月某日住山某敢昭告于南禪師之塔竊聞巢由穡者夷齊餓夫初若無求於一時終必有稱於百世觀其措慮深遠蓋亦維持化風故知德澤之在民是乃聲名之不捨又況荷擔大法提攜四生者乎恭惟禪師家于此山名落天下起臨濟於將什傳少室於無窮厥集大成有光先覺乃者明天子沛流殊恩大昭懿德特旌普覺之號用勵後學之徒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嗚呼春葩華於萬物而不自以爲功日昭明於四方而不知以爲德凡所以歌詠和氣褒贊高明者皆天下之至情然則禪師於此豈曰不然耶

崇仁知縣赦後祭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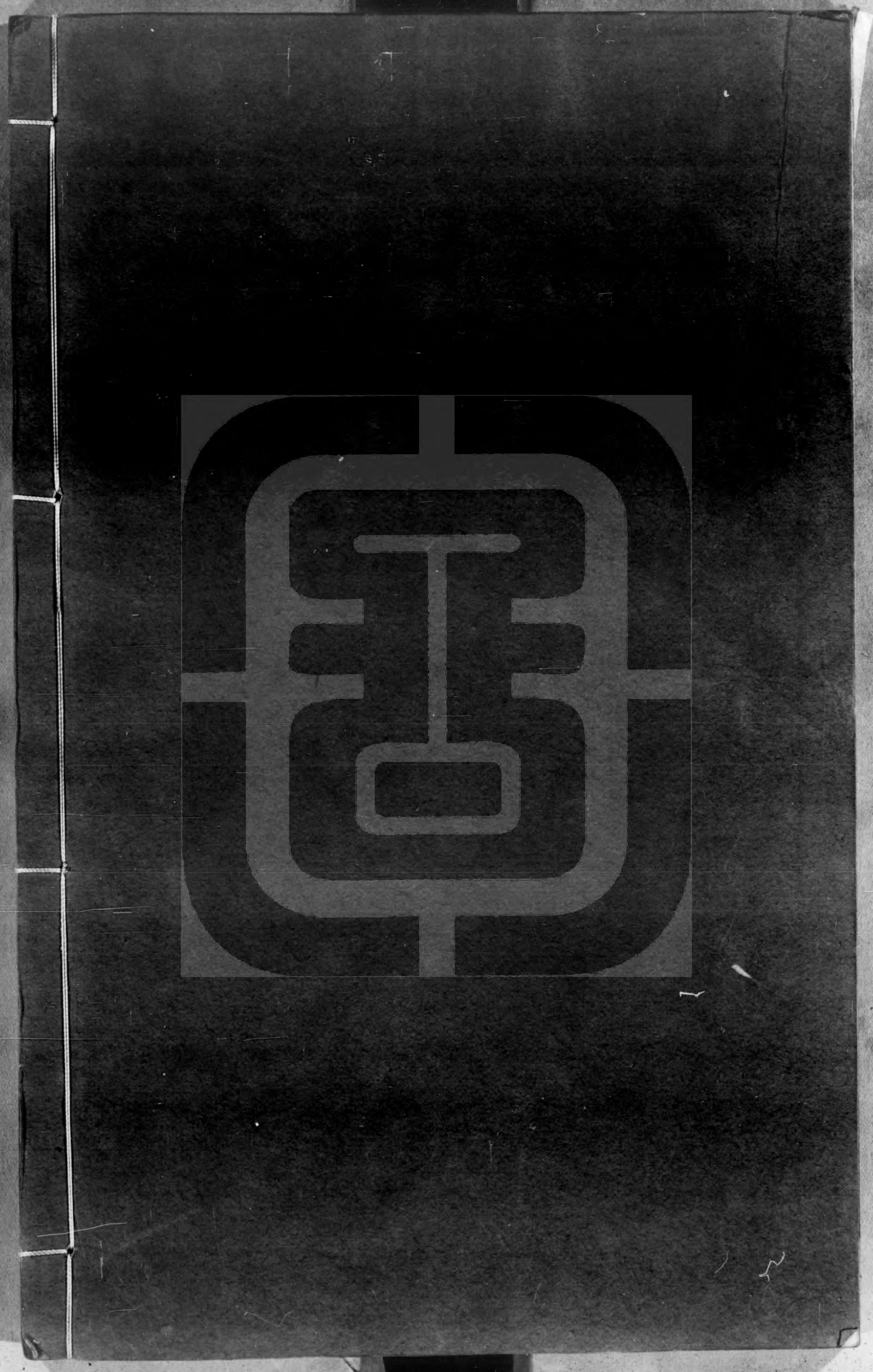
唯三代之訓夏至日恭祭地祇斯古先哲王之懿德禮也而歷世堙沒不嗣今天子力舉而行之致禮既畢奇祥薦興歡聲和氣充塞天地猶以名山大川廟貌所在有功血食於民者未克躬至則以守令使告行吏其敢不肅虔哉謹用某日特具牲酹以奠于祠下神之聽之祇此榮福

祈雨文

仍歲饉凶民之艱食亦以衆矣而菜色啼沫者猶並首以望有秋如瘝者之不忘起也春夏之交風雨時若方將奮躍似有生意而比日毒暑益熾四無雲陰車鴉夜鳴田龜晝坼饉凶之憂恐在朝夕傳曰亨牛而不鹹敗所成矣又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爲不克終豈神之賜昌其始而終奪之邪吏以不職上天降罰吏躬任之民其何辜而神亦坐視其病哉謹率丞佐羣趨並走致恭于祠下雀息以俟休答神其哀憐之

謝雨文

比日以來民以不時霣雨望天焦勞蓋飢饉之餘情易驚擾如禽傷弦念痛於曲木如稚驚雷失聲於破釜是用率丞佐上瀆神聰香火未收雲氣已布連日繼夕霖雨霑足嗚呼雖父兄之所哀憐其必從何以迨比舞翠浪於山原兆黃雲於囷廩歲登訟簡民樂吏閒荷神之賜孰大於此式奠昭告豈不休哉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丹陽賀門徐氏男夢燈女玉燈 金氏 周氏
周晏共施刻此卷 海鹽了緣居士對 長洲
徐普書 上元李茂松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